

麦土

文/张明军

冬天的里下河是农闲季节,青壮劳力多半累泥积肥去了,有水利任务的年份还得去挑河。上了岁数的男子维修农具、打箔子、绞麻绳,事情零碎而繁杂,但都是一些轻巧活。放了寒假的半大孩子并不闲着,他们有一件事情要做:打麦土。

打麦土好像是孩子们的专利。每到秋后,稻子收完了,成块的大田要进行晒荒,等到大半干了才耕地。耕后的地里被犁铧划出了一片黑色的波浪,在垄与垄之间要挖出一条条的麦墒。然后就是破垡,要用锄头将那连绵不绝的犁垡破开,揉平、平整。接着是播种,种子撒下后,还要用铁齿耙子将麦种盖入土中,此谓之盖籽。盖籽后田里就暂无余事了,直到入冬后,田里的禾苗长出半拃高了,就要打麦土了。

那时候,三、四年级的学生放学后要打猪草,五、六月放忙假时,会被组织起来拾麦穗。暑假期间,生产队还会召集小孩子们到秧田里捉“卵块”(一种虫子产的成块的卵,黄色,黄豆大,在秧叶上很显眼)。孩子们很乐意干,他们总是以自己帮家里挣了工分为荣。上了中学的孩子就没有这么轻松了,每天放学要烧晚饭、打猪草、喂猪食、唤鸡鸭、扫院子,要往水缸里拎水,到场上草堆拔防阴天的干草。到了周末或放假,他们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忙假要拾麦穗,暑假捉卵块,放牛;秋天稻子上场了,要参加翻场。到了冬天,要打麦土。他们是打麦土的主力。

打麦土要等到三九天过后。过了严寒,地里的土冻酥了,打麦土才能有效果。为什么要打麦土呢?麦田经历了破垡、盖籽后,虽然麦垡上的土比较平整了,但土还是成块的。麦子发芽后能沾土即生,但长大了需要的营养多了,土块之间的空隙让麦子的根系无从着落。打麦土就是为了将冻酥了的土块打碎,从而让麦苗有处生根茁壮成长。打麦土不是重活,但也不轻松。年龄小的孩子不能胜任,青壮劳力又似浪费,半大的孩子正好。打麦土的工具很简单,但是很专一,叫着“麦土耙子”。这个东西专为打麦土而做,不作他用。用一根长约一人高的木质的棍子为柄,木柄的一头横钉一段直径十五厘米、长约四十厘米的圆柱体实木。木柄宜用楝树,取其轻而光滑,而顶端的木段多用榆树,因为这种树材质紧密、韧性超强,不易碎

裂。打麦土时讲究先敲后揉再推,敲就是将麦垡上的土块敲碎,揉呢则是将细碎的土揉进缝隙,最后推平整即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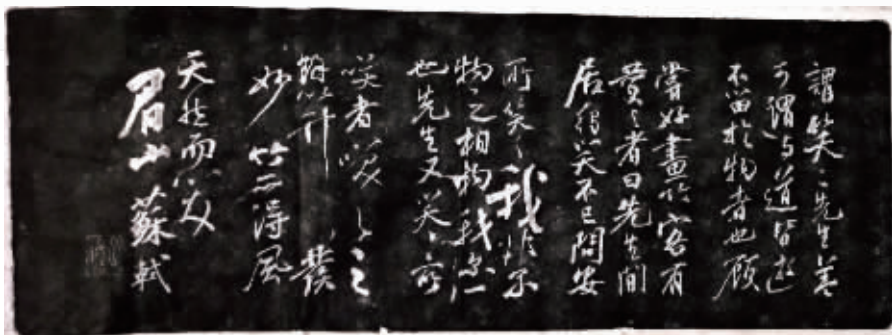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们之所以乐意干,除了能帮家里挣点工分外,更主要的是很多差不多大的人在一起干活有意思。一垡麦土打到头了,他们中有人会提议休息。届时,一个个扔掉手中的麦土耙子,赶紧到早已看好的向阳的干渠里坐下。女孩子们在一起从来不少叽叽喳喳的话题,不时爆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。男孩子呢,他们的兴趣和乐趣在相互打仗上,或是玩抓特务的游戏。在广袤的大田里到处飞跑、追逐,或是抓起干渠里的酥土相互撒。他们玩耍的时间有时比干活的时间还长,等到疯够了,才重新拿起麦土耙子打麦土。到了傍晚时分,记工员来验看过打好的麦垡了,他们才一个个扛起麦土耙子收工加家。一路上,笑语喧哗,歌声起伏。

孩子们打麦土时偶尔也有烦恼。他们最害怕的是麦土耙子坏了。如果是头柄分家,他们会将带木段的那一端放到水里泡一下。麦土耙子本是干透了的,遇水后就会胀开来,连接头和柄的破头刹遇水即胀,不易再掉,麦土耙子也就算“修”好了。如果是麦土耙子的木柄断了就无法可想了。有的孩子打麦土时不得其法,出蛮力,使使劲,一不小心就会将本来较脆的楝树木柄折断。怎么办呢,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回家换一个来,万一碰到家里没有备用的,有时他会一手拿着木柄,一手拿着耙子头到场上找正在修理家具的大伯修。场上的人多半会替他赶紧修好。如果当天场上无人修理,他就只能别人干活他在一旁搭讪,以混时间。或者主动帮年老的妇女或体弱的小姑娘干一阵子,他心里的焦虑要一直等到收工了才能真正放下来。

现在的里下河早就没有打麦土之说了,甚至农村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打麦土。其实,对于当时打过麦土的孩子来说,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点工分。

焦山碑林赏读苏轼墨宝

文/沈伯素



镇江焦山碑林,素有“江南第一碑林”之称。碑林内珍藏着历代碑刻四百多块。这些镶嵌在回廊亭阁之间的碑刻,无论从史料上看,还是从书法、雕刻方面评价,都堪称精品,有极高的文物、艺术价值。除了被誉为“大字之祖”的《瘞鹤铭》外,位于碑林东南一侧展室内那幅苏轼“题文同墨竹跋”墨迹石刻,亦应算作稀世之宝了。

该墨迹石刻原文是《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》:“与可,文翁之后也。蜀人,犹以石室名其家,而与可自谓笑笑先生,盖可谓与道皆逝,不留于物者也。顾尝好画竹,客有赞之者曰:‘先生间居,独笑不已,问安所笑,笑我非尔,物之相物,我、尔一也。先生又笑,笑所笑者,笑笑之余,以竹发妙,竹亦得风,天然而笑。眉山苏轼。’此文突出了一虚一实的笑和竹,短小精悍,已收入《苏轼集·卷九十四》。现存石刻“谓笑笑先生”前面的二十余字已经遗失。但就

现存文字墨迹来说,仍极具赏读价值。

首先,欣赏苏轼书法之精湛与造意。

此碑苏轼墨迹,字字丰润,笔笔水灵。墨宝纯朴自然,妩媚天真。这几十个字绝对充满娟秀的韵味,变化自然,率真天成,毫无狂怪做作之嫌。墨宝撇捺遒劲,轻重错落。一个“我”字,比“先生”两字还要大上几倍!字体大小悬殊之大,苏轼书法可谓独树一帜。碑中总计有九个“笑”字,可以从中看到变化之美妙。难怪苏轼曾说过:“我书造意本无法”;又云“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。”

其次,了解苏轼与文同关系之亲密。

文同,字与可,号笑笑先生,人称石室先生。早在熙宁三年三月,文同知太常礼院兼编修时,苏文二人就开始了亲密交往。二人都是爱竹之人,不仅爱竹,而且咏竹、画竹,都推崇竹子的君子之风。苏轼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文同更是画竹的行家里手。苏轼在自己的居舍种了竹子,文同以墨画竹,称竹为君,把自己的堂屋取名为“墨君堂”。二人经常书信往来、用诗文唱和。苏轼的绘画

理论自成体系,主张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;说“与可之于竹石枯木,真可谓得其理者矣”,并提出“胸有成竹”的理论,即“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”。这是苏轼描写文同所画的偃竹,也可以理解为文同是胸有成竹理论的实践者。可以说“胸有成竹”的绘画理论是苏文共同创立的,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共创了湖州墨竹派的理论。

第三,学习苏轼短文之翻新出奇。

《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》全文总共只有96个字,字字玑珠,读来令人感到文同“独笑不已”的笑,是一种恬淡自适的笑。就像他所画之竹。这既是苏轼对文与可自号笑笑先生的理解,也是对他谦谦君子之风的赞誉。苏轼称“吾文如万斛泉涌,不择地皆可出。在平地,滔滔汨汨,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。随物赋形,而不可知也。”(《文说》)苏轼评介文同的这一精短佳作,不正是他的散文善于翻新出奇的绝好说明?

静下心来赏读苏轼焦山碑林墨宝,犹如欣赏大自然美景,心旷神怡;更像接受导师的教诲,沐浴了知识,陶冶了情操。



文/王川

六拙

“六拙”一词,在镇江方言中,大致与“雷堆”的意思相近,但又异于“雷堆”,因为它只是形容一个人的行动笨拙,而没有对体形的形容。有时一个人身上的衣服穿得多了,堆积在身上,行动不便,也会称行动“六拙”:“我今儿

个穿了厚厚的棉袄,六拙得很!”“你看你,怎么六拙成这个样子!”“都六拙死了!”六拙仅为表音,这两个字仅能意会,而并不能准确地写出它的音或字来,因为这个“六”的音,只是近似而已,有的读成 luò,与普通话中的“掣”字同音,于是我想,这是否会“掣拙”的讹读或异读呢?如果那样,就形象得多了,因为掣就是重叠,重叠后必然会加重分量,也影响到行动的利索,就因“掣”而“拙”了。当然,是否符合镇江方言的原意,还待考订。在镇江话中,这两个字被读成“六毒”,那又是一种异读了。

牙牙吗

镇江人喜欢把“二等货”或者“差劲,不过如此”说成是“牙牙吗”。这句话是从吴语区的上海传来的,它究竟是“夜夜乌”,还是“伢伢屋”?但这可能是“野野货”的讹读,因为“野”一字在吴语中读音是“牙”,此词的意思就是从正规渠道来的东西,要次一等,是否如此?还有待考。由于吴语在近百年的西传,上海话也影响到镇江的方言形成,镇江人也会说:“我看你做的这个事,真是牙牙吗了!”“他这个人,真是牙牙吗!”

